

藏書

李  
贄著

藏  
書

下  
冊

中華書局出版

## 德業儒臣前論

李生曰。道之在人。猶水之在地也。人之求道。猶之掘地而求水也。然則水無不在地。人無不載道也。審矣。而謂水有不流。道有不傳可乎。顧掘地者。或棄井而逃。或自甘於溷濁鹹苦。終身不見甘泉。而遂止者有之。然而得泉者。亦已衆矣。彼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者。真大謬也。惟此言出。而後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。謂爲知言云。吁。自秦而漢而唐。而後至於宋。中間歷晉以及五代。無慮千數百年。若謂地盡不泉。則人皆渴死久矣。若謂人盡不得道。則人道滅矣。何以能長世也。終遂泯沒不見。混沌無聞。直待有宋而始開闢。而後可也。何宋室愈以不競。奄奄如垂絕之人。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。好自尊大標幟。而不知其詭誣。亦太甚矣。今夫造爲謗言。誣陷一家者。其罪誅。今以一語而誣千百載之君臣。非特其民無道。其臣無道。其君亦且無道。一言而千古之君臣皆不免於不道之誅。誣罔若此。有聖王出。反坐之刑。當如何也。而可輕易若此矣乎。晚年多暇。意欲一洗千古之謗。而力不能致全書。又老來好書。目力旣竭。計有行游四方。就正有道。日聞所不聞。庶幾快之。而筋力衰矣。出門復難。就正未易。噫。耳目無功。聞見自狹。予雖欲尙論古人。以知其世。何可得也。姑卽平生所知者。錄而別之。目爲有德之儒。雖師友淵源莫詳次第。而僅存什一。要當知道無絕續。人具隻眼云耳。

#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二

## 德業儒臣

### 荀卿

荀卿。趙人。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。騶衍之術。迂大而閔辯。爽也。文具難施。淳于髡久與處。時有得善言。故齊人頌曰。談天衍。雕龍奭。炙轂過髡。田駢之屬。皆已死。齊襄王時。而荀卿最爲老師。齊尙修列大夫之缺。而荀卿三爲祭酒焉。齊人或讒荀卿。荀卿乃適楚。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。春申君死。而荀卿廢。因家蘭陵。李斯嘗爲弟子。荀卿嫉濁世之政。亡國亂君相屬。不遂大道。而營于巫祝。信禳祥。鄙儒小拘。如莊周等。又滑稽亂俗。胡說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。興壞。序列著數萬言而卒。因葬蘭陵。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。王曰。請問兵要。卿對曰。要在附民。夫仁人之兵。上下一心。三軍同力。臣之於君也。下之於上也。若子弟之事父兄。若手足之扞頭目。而覆胸腹也。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。齊人隆技擊。得一首者。賜贖錡金。無本賞矣。事小敵彊。則偷可用也。事大敵堅。則渙然離耳。是亡國之兵也。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。魏氏武卒。以度取之。衣三屬之甲。操十二石之弩。負矢五十。置戈其上。冠胄帶劍。贏三日糧。日中而趨百里。中試則復其戶。利其田宅。氣力數年而衰。而復利未可奪也。改造則不易周也。故地雖大。其稅必寡。是危國之兵也。秦人。其生民也。陘隘。其使民也。酷烈。懷之以慶賞。鎡之以刑罰。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。非鬪無由也。使以功賞相長。五甲首而隸五家。是最爲衆強。長久之道。然皆干賞蹈利之兵。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。故齊之技擊。不可以遇魏之武卒。魏之武卒。不可以遇秦之銳士。秦之銳士。不可以當桓

文之節制。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。胡說以下說道理不中用故招延募選。隆勢詐。尙功利。是漸之也。禮義教化。是齊之也。故兵大齊則制天下。小齊則制隣敵。若夫招延選募。隆勢詐。尙功利之兵。則勝不勝無常。相爲雌雄耳。夫是謂之盜兵。君子不由也。王曰。善。請問爲將。卿曰。號令欲嚴。以威。賞罰欲必。以信。處舍欲周。以固。徒舉進退。欲安。以重。欲疾。以速。窺敵觀變。欲潛。以深。欲伍。以參。遇敵決戰。必行吾所明。無行吾所疑。夫是之謂六術。無欲將而惡廢。無怠勝而忘敗。無威內而輕外。無見利而不顧其害。凡慮事欲熟。而用財欲泰。夫是之謂五權。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。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。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。夫是之謂三至。凡百事之成也。必在敬之。其敗也。必在慢之。故敬勝怠則吉。怠勝敬則滅。計勝欲則從。欲勝計則凶。戰如守。行如戰。有功如幸。慎行此六術。五權。三至。而處之以恭敬無曠。夫是之謂天下之將。臨武君曰。善。請問王者之軍制。卿曰。將死鼓。御死轡。百吏死職。士大夫死行列。聞鼓聲而進。金聲而退。順命爲上。有功次之。不殺老弱。不獵田稼。服者不禽。格者不赦。奔命者不獲。凡誅非誅百姓也。誅其亂百姓者也。百姓有捍其賊。是亦賊也。故順刃者生。僇刃者死。奔命者賁。有誅而無戰。不屠城。不潛軍。不留衆。師不越時。故亂者樂其政。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。臨武君曰。善。陳置問曰。先生論兵。常以仁義爲本。然則又何以兵爲哉。卿曰。仁者愛人。故惡人之害之也。義者循理。故惡人之亂之也。故兵者。所以禁暴除害。而非爭奪也。

李生曰。苟與孟同時。其才俱美。其文更雄傑。其用之更通達。而不迂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軻也。中間亦尊周孔。然非俗所以尊者。亦排墨子。亦非十二子。然亦非世俗之所以排。所以非者。故曰荀孟。吁得之矣。

## 孟軻

附樂克論

李生曰。孟氏之學。識其大者。眞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鉢也。其足繼孔聖之傳無疑。其言性善亦甚是。然至盡排

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騁己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。夫人本至活也。故其善爲至善。而其德爲明德也。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。惟無善無不善。乃爲至善。惟無可無不可。始爲當可耳。若執一定之說。持刊定死本。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後世。是執一也。執一便是害道。孟氏已自言之矣。惟夫子之善言性也。曰性相近也。習相遠也。上知與下愚不移。不執一說便可通行。不定死法便足活世。故曰孔子其太極乎。萬世之師之也宜也。孟氏知尊夫子而願學之也亦宜也。然以爲賢於堯舜。以爲生民未有。則亦不自知其言之過矣。夫孔子自謂好古敏求。學而後知之者矣。乃堯舜性之也。何易賢也。若謂舉作用而言。則孔子之舉措。分明是舜以下聖人之舉措也。觀其夢寐周公可見矣。夫周公且非舜比也。而況堯乎。當堯之時。洪水之害極矣。衆方舉鯀。堯故知之。然且順衆而用之。不徒用之。且至于九載。至九載而績用弗成也。乃已。其舉禹。舉稷。舉皋陶。伯益。舉十六相而誅三凶。且殛鯀也。皆舜攝位以後事也。由此觀之。則堯之端拱成化。後世烏能知之哉。而以爲賢於堯。不過情乎。然此猶可委曰弟子互相神聖其師云耳。乃王霸之辨。則舛謬不通甚矣。夫稱天下之所歸往曰王。前此而王者有三。故曰三王。王者不足爲天下之歸往。則方伯連帥修其職業。佐王者以定諸侯。寧一天下。於是始稱方伯之任。故謂之伯。言其能任伯兄之事。率諸兄弟以宗周。無敢相攻伐也。此其借之力。固所以修方伯之職。非分外舉也。何以得罪於三王乎。吾以爲正有功於三王者矣。故爲三王。易爲五伯難。夫子曰。微管仲。吾其披髮左袵矣。一匡天下。民到于今受其賜。二百餘年之周。借是以延長不滅。誰之功耶。而以謂無道桓文之事可歟。蓋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。而不知夫子實心服管仲之功也。其小仲之器者。亦大概爲門弟子云耳。當時如子貢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。故夫子曰。待勢而彰。其器小也。人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於世哉。非以夫子之事功爲能有加於仲也。

李生曰。孟子以樂克爲善人信人。夫曰善人。則不踐迹矣。曰信人。則有入室之望矣。可喜何如也。夫人之所以終不成者。謂其效顰學步。徒慕前人之迹爲也。不思前人往矣。所過之迹。亦與其人俱往矣。尙如何而踐之。此

如嬰兒然。嬰兒之初生也。未能行立。須藉父母懷抱提攜。乃能有往。稍長便不用矣。況既長且大。歟。今之踐迹者。皆嬰兒之類。須賴有人在前爲之指引者也。非大人事也。夫大人之學。止於至善。至善者無善之謂。無善則無迹。尙如何而踐之。然則非但不必踐。不可踐。不當踐。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。夫孔子非迹乎。然而孔子何迹也。今之所謂師弟子。皆相循而欲踐彼迹者也。可不大哀乎。惟是世間一種善人自然昭合至善之初。生來便自不肯依人脚跡。作轅下之駒。故孔子屢稱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爾。乃孟子遽以許樂克則樂克亦可人哉。吾且極言之。凡人之生。負陰而抱陽。陽輕清而直上。故得之則爲狂。陰堅凝而執固。故得之則爲狷。雖或多寡不同。參差難一。未能純乎其純。然大概如是而已。惟彼純陽之健。純陰之順。則其人難得見。故夫子思之。自今觀之。聖人者。中行之狂狷也。君子者。大而未化之聖人也。善人者。狂士之微稱也。有恆者。狷者之別名也。是皆信心人也。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。曰主忠信。夫善人而至于信。則駸駸矣。是信者。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。惟其不學。則謂之善人。從事於學。則謂之君子。由有學而悟無學。則謂之中行。而信實根抵之矣。學者不識善人之實。乃以廉潔退讓篤行謹默之士當之。是入鄉愿之室而冒焉以爲登善人之堂也。一何視善人之淺哉。孔子之門。曾點以狂而見道。曾參以狷而信道。此其彰彰較著焉。求之於古。必如伯夷伊尹。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而得天下不爲。方可名爲狷者。若柳士師。則狂者流矣。由此觀之。放勳狂而帝。文王狂而王。泰伯狂而伯。皆狂也。若舜也。禹也。湯與武也。以至太公周召之列。皆狷也。微子狂而去。箕子狂而奴。比干狷而死。夫子曰。殷有三仁焉。曰。三仁無彼此也。管夷吾狂之魁也。漢高帝狂之神。文帝狂之聖也。陶朱狂而哲。子房狂而義。莊周列禦寇。道家之所謂狂也。曹相國。汲長孺。道家之所謂狷也。皆能措刑於不用。己不勞而民安之矣。荀之與楊。聖門之所謂狂狷也。韓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。若陶淵明肆於菊。東方朔肆於朝。阮嗣宗肆於目。劉伯倫王無功之徒。肆於酒。淳于髡以一言定國肆於口。皆狂之上乘者也。難之難者。其東方生乎。避世金馬門。以萬

乘爲僚友。所謂古之狂也肆。其在斯人歟。其在斯人歟。狂者又不可得。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。是狷也。孟氏之所謂次也。猶言志至而氣卽次之。謂不可以軒輊也。惟天之生狂者不數。故古今豪傑獨狷者差多耳。吾且略陳其一二焉。伍員以孝狷。屈平以忠狷。藺相如以勇狷。貫高以氣狷。魯仲連之倫以俠狷。天下後世但指以爲一偏一曲之士。未有知其修者。下至東漢。節義之士大率如此矣。惟牛醫兒一脈。頗爲害事。甚至互相標榜。目爲魯國顏子。自謂旣明且哲。實則賊德而禍來學。回視家國將傾。諸賢就戮。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污埋。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。下之不能興狐兔之悲。方且沾沾自喜。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。是誠何忍哉。此鄉愿之學。狂狷之實。不可以不早辨也。寧獨是文章亦然。李謫仙。王摩詰。詩人之狂也。杜子美。孟浩然。詩人之狷也。韓退之文之狷。柳宗元文之狂。是又不可不知也。漢氏兩司馬。一在前可稱狂。一在後可稱狷。狂者不軌於道。而狷者幾聖矣。雖心源瑩徹。未知何如。予獨怪其論人物。定是非。古今前後。一眼覷破。如日鏡之於形影也。如死者復生立而在于前。相對語笑。復歛歔泣。涕感慨。抵掌盪腕而不能已也。蘇氏兄弟。一爲狂。一爲狷。坡公論議。節概頗與謫仙相似。第猶有耿耿忠愛之意。卒至坎壈以死。亦其宜耳。當其時。君相知之矣。但所謂知公者。亦不過以其才之奇耳。則謂之不知公亦可也。其殆孔北海稱正平之狂。與嗟夫。世無孔子。則古今天下無真是非。世無司馬。則誰爲繼孔子者。此予之所以語狂狷也。知狂狷。則知善人矣。然則樂克亦可人哉。

## 楊雄

楊雄。字子雲。成都人也。雄少而好學。不爲章句訓詁。通而已。爲人簡易佚蕩。口吃不能劇談。默而好深湛之思。顧常好辭賦。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。甚弘麗溫雅。雄心壯之。每作賦。常擬之以爲式。又怪屈原文過相如。至不容作離騷。自投江而死。悲其文。讀之未嘗不流涕也。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。不得時則龍蛇。遇不遇。命也。何必湛身



哉。一生主意乃作書。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。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。名曰反離騷。又旁離騷作重一篇。名曰廣騷。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。名曰畔牢愁。孝成帝時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。上方郊祠甘泉泰畤。陰后土以求繼嗣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。正月。從上甘泉。還奏甘泉賦。甘泉本因秦離宮。既奢春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。故遂推而隆之。乃上比於帝室紫宮。若曰。此非人力之所爲。薰鬼神可也。又是時。趙昭儀方大幸。每上甘泉。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。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。參麗之駕。非所以感動天地。逆釐三神。又言屏玉女。卻慮妃。以微戒齋肅之事。賦成奏之。天子異焉。其三月。將祭后土。上乃帥羣臣橫大河。溲汾陰。既祭。行遊介山。回安邑。顧龍門。覽鹽池。登歷觀。陟西岳。以望八荒。迹殷周之虛。眇然以思唐虞之風。雄以爲臨川羨魚。不如歸而結網。還上河東賦。其十二月。羽獵雄從。聊因校獵賦。以風明年。上將大誇胡人。以多禽獸。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。西自褒斜。東至弘農。南毆漢中。張羅網罟罟。捕熊羆豪豬。虎豹豺獾。狐兔麋鹿。載以檻車。輸長楊射熊館。以網爲周。陸縱禽獸其中。令胡人手搏之。自取獲。上親臨觀焉。是時農民不得收斂。雄從至射熊館。還上長楊賦。聊因筆墨成文章。故藉翰林以爲主人。子墨爲客卿。以風哀帝時。丁傅董賢用事。諸附離之者。或起家至二千石。時雄方草太玄。有以自守。泊如也。或嘲雄以玄尙白。而雄解之。號曰解嘲。雄以賦者。將以風也。必推類而言。極麗靡之辭。閱侈鉅衍。競於使人不能加也。既乃歸之於正。然賢者已過矣。往時武帝好神仙。相如上大人賦。欲以風帝。反縹縹有凌雲之志。繇是言之。賦勸而不止明矣。又頗似俳優。淳于髡優孟之徒。非法度所存。賢人君子詩賦之正。於是輟不復爲。而大覃思渾天。參摹而四分之。極於八十一。旁則三摹九據。極之七百二十九贊。亦自然之道也。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。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。客有難玄太深者。雄又解之。號曰解難。班固贊曰。此雄之自序云。初雄年四十餘。自蜀來至游京師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。召以爲門下史。薦雄待詔。歲餘奏羽獵賦。除爲郎。給事黃門。與王莽劉歆並。哀帝之初。又與董賢同官。當成哀平間。莽賢皆爲三公。權傾人主。所薦莫不拔擢。而雄三世不

徒官及莽篡位。談說之士。用符命稱功德。獲封爵者甚衆。雄復不侯。以耆老久次。轉爲大夫。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也。以爲經莫大於易。故作太玄。傳莫大於論語。作法言。史篇莫善於倉頡。作訓纂。箴莫善於虞箴。作州箴。賦莫深於離騷。反而廣之。辭莫麗於相如。作四賦。皆斟酌其大。相與依放而馳騁云。於時皆忽之。唯劉歆及范滂敬焉。而桓譚以爲絕倫。王莽時。劉歆。甄豐皆爲上公。莽旣以符命自立。卽位之後。欲絕其原。以神前事。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。莽誅豐父子。投棻四裔。辭所連及。便收不請。時雄校書天祿閣上。治獄事使者來。欲收雄。雄恐不能自免。乃從閣上自投下。幾死。莽聞之曰。雄素不與事。何故在此間。問其故。乃劉棻嘗從雄學。作奇字。雄不知情。有詔勿問。然京師爲之語曰。惟寂寞。自投閣。爰清靜。作符命。雄以病免。復召爲大夫。家素貧。嗜酒。人希至其門。時有好事者。載酒肴從遊學。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。受其太玄法言焉。劉歆亦嘗觀之。謂雄曰。空自苦。今學者有祿利。然尙不能明易。又如玄何。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。雄笑而不應。年七十六。天鳳五年卒。侯芭爲起墳。喪之三年。時大司空王邑。納言嚴尤聞雄死。謂桓譚曰。子嘗稱楊雄書。豈能傳於後世乎。譚曰。必傳。顧君與譚不及見也。凡人賤近而貴遠。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。不能動人。故輕其書。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。薄仁義。非禮樂。然後世好之者尙以爲過於五經。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。皆有是言。今楊子之書。文義至深。而論不詭於聖人。若使遭遇時君。更閱賢智。爲所稱善。則必度越諸子矣。

## 馬融

馬融。扶風人。爲人美辭貌。有俊才。博通經籍。大將軍鄧鷟聞融名。召爲舍人。不應。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。會羌虜起。邊方擾亂。米穀踴貴。自關以西。道殣相望。融饑困。乃悔而歎曰。古人有云。左手據天下之圖。右手刎其喉。愚夫不爲。所以然者。生貴於天下也。今以曲俗咫尺之羞。滅無貲之軀。殆非也。故往應鷟。召拜爲校書郎中。詣東觀。

典校秘書。是時鄧太后臨朝。鸞兄弟輔政。而俗儒世士。以爲文德可興。武功宜廢。遂寢蒐狩之禮。息戰陳之法。故猾賊從橫。乘此無備。融乃感激。以爲文武之道。聖賢不墜。五材之用。無或可廢。元初二年。上廣成頌。以諷諫。頌奏忤鄧氏。滯於東觀。十年不得調。因兄子喪。自劾歸。太后聞之。怒謂融羞薄詔除。令禁錮之。太后崩。安帝親政。召還郎署。復在講部。車駕東巡。宗融上東巡頌。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。轉武都太守。桓帝時。爲南郡太守。融舊得罪大將軍梁冀。冀因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。免官。髡徙朔方。自刺不死。得赦還。復拜議郎。重在東觀著述。融才高博洽。爲世通儒。教養諸生。常有千數。涿郡盧植。北海鄭玄。皆其徒也。善鼓琴。好吹笛。達生任性。不拘儒者之節。嘗坐高堂。施絳紗帳。前授生徒。後列女樂。弟子以次相傳。鮮有入其室者。嘗欲訓左氏春秋。及見賈逵鄭衆注。乃曰。賈君精而不博。鄭君博而不精。既精既博。吾何加焉。但著三傳異同說。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。年八十八卒於家。族孫日殫。獻帝時位至太傅。論曰。馬融辭命鄧氏。遂巡隴漢之間。將有意於居貞乎。旣而羞曲士之節。惜不贊之軀。終以奢樂恣性。黨附成讖。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。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。生厚故安存之慮深。登高不懼者。胥靡之人也。坐不垂堂者。千金之子也。原其大略。歸於所安而已矣。范氏見道語物我異觀。亦更相笑也。

## 鄭玄

鄭玄。字康成。北海高密人也。少好學。不樂爲吏。其父數責之不能禁。遂造太學受業。師事京兆第五元。通京氏易。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。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。以山東無足問者。乃西入關。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。融門徒四百餘人。升堂者五十。融素驕貴。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。得力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。聞玄善算。乃召見於樓上。玄因從質諸疑義。問畢辭歸。融喟然歎曰。鄭生今去。吾道東矣。玄遊學十餘

年乃歸家貧。客耕東萊。學徒相隨已數百千。及黨事起。乃與孫嵩等四十餘人同被禁錮。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。著公羊墨守。左氏膏肓。穀梁廢疾。玄乃發墨守。鍼膏肓。起廢疾。休見而歎曰。康成入吾室。操吾矛。以伐我乎。靈帝末。黨禁解。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。州郡迫脇。玄不得已。詣進。進爲設几秩。禮待甚優。玄不受朝服。而以幅巾見。一宿遂逃去。時年六十矣。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。玄以父喪不行。國相孔融深敬禮玄。嘗屢履造其門。又告高密縣。爲玄特立一鄉。曰。昔齊置士鄉。越有君子軍。皆異賢者之意。今鄭君好學。實懷明德。昔太史公廷尉吳公。謁者僕射鄧公。皆稱曰。公。商山四皓。潛光隱輝。世嘉其高。亦悉稱公。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。不必三事大夫也。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。可廣開門衢。令容高車。號爲通德門。以旌異之。會黃巾寇青部。玄乃避地徐州。徐州牧陶謙接以賓師之禮。建安元年。自徐州還高密。道遇黃巾。倉卒羅拜。因相約不入玄境。袁紹時總兵冀州。遣使要玄大會。玄最後至。玄身長八尺。飲酒一斛。秀眉明目。容儀溫偉。紹客多豪俊。並有才說。見玄儒者。未以通人許之。競說異端。百家互起。玄依方辨對。或出問表。皆得所未聞。莫不嗟服。汝南應劭時亦在坐。因自言曰。故太山太守應中。遠北面稱弟子。何如。玄笑曰。仲尼之門。考以四科。回賜之徒。不稱官閥。劭有慚色。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。不就。公車徵爲大司農。給安車一乘。令所過長吏送迎。玄皆以病自乞。五年春。夢孔子告曰。起。起。今年歲在辰。來年歲在巳。既寤。以讖合之。知命當終。時袁紹方與操相拒於官渡。令其子譚逼玄隨軍。玄不得已。載病而行。到元城縣。疾篤。不進。卒年七十四。自郡守以下。嘗受業者。纒經赴會千人。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。依論語作鄭志八篇。玄所著凡百餘萬言。

## 王通

王通。字仲淹。太原人。父隆。開皇初。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。著興衰要論七篇。每奏。帝未嘗不稱善。後出爲昌樂

令秩滿退歸。遂不仕。四年通始生。九年江東平。隆歎曰。王道無敝。天下何爲而一乎。通時甫十歲。對曰。上失其道。民散久矣。夫子之歎。蓋憂生人勞於聚斂。而天下將亂乎。隆異之。遂告以元經之事。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。學詩於會稽夏璜。問禮於河東關子明。正樂於北平霍汲。考易於族父仲華。不解衣者六歲。仁壽三年。通始冠。慨然有濟蒼生之心。西遊長安。見隋文帝。因奏太平十二策。帝喜曰。此天以生賜朕也。下其議於公卿。公卿多不悅。時將有蕭牆之釁矣。通知謀不用。乃歸。大業元年。徵不至。通乃續詩書。正禮樂。脩元經。讚易道。九年而六經大就。門人河南董常。太山姚義。京兆杜淹。趙郡李靖。南陽程允。扶風竇威。河東薛收。中山竇瓊。清河房玄齡。鉅鹿魏徵。太原溫太雅。潁川陳叔達等。咸北面稱師。受王佐之道焉。十三年。江都難作。通有疾。召薛收謂曰。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。歸休乎。吾不起矣。寢疾七日而終。門弟子共議諡。謂文中子。二子。長曰福郊。少曰福時。

李生曰。文中子於道稍有見。其自負亦不小。然學未離門戶。教不出垣牆。而責房魏不能興禮樂。舛矣。當太宗時。門弟子羅列。將相未爲不遇也。而曰有君無臣。曰必待董薛。則仲淹之教可知矣。彼其區區。欲以周公之禮樂。治當時之天下。以井田封建肉刑爲後世之必當復。一步一趨。舍孔子無足法者。然則使通而在。猶不能致治乎也。況其徒乎。

## 胡瑗

胡瑗。字翼之。泰州海陵人。以易經教授吳中。景祐初。更定雅樂。范仲淹薦瑗。以白衣對崇政殿。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。丁度等謂非古制。罷之。授瑗試書省校書郎。范仲淹經略陝西。辟州推官。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。瑗教人有法。科條纖悉備具。視諸生如其子弟。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。從之游者常數百人。慶曆中。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。著爲令。以殿中丞致仕。皇祐中。更鑄太常鍾磬。驛召瑗。逸與近臣太常官議祕閣。遂典作樂。

授國子監直講。樂成遷大理寺丞。瑗既居太學。其徒益衆。太學至不能容。取旁官舍處之。禮部所得士。瑗弟子十常居四五。嘉祐初。擢太子中允。天章閣侍講。仍治太學。既而疾不能朝。乃以太常博士致仕。陳瓘問徐積。佛氏有悟門。儒者有否。積曰。有。積從安定先生學。先生晚畜二姬。一日延積中堂。二姬侍側。積請於先生曰。或有問者。何以告之。先生曰。莫安排。

李生曰。不安排。正安排也。胡安定尙未夢見安定在。況徐積乎。

## 穆修

穆修字伯長。汝南人。師陳搏。傳易學。性豪褊。少合。人有書其詩于禁中者。真宗見之而問。或對曰。穆修。上曰。有士如此。何以不薦。宰相丁謂對曰。此人行不逮。由是上不復問。登進士第。爲潁文學參軍。當時呼曰穆參軍。老益貧。家有唐本韓柳集。修因丐於所親。得鏤板印數百帙。攜入京鬻之。有儒生數輩至肆。共取閱。修奪取。怒視曰。先輩能讀一篇。不失一句。當以全部相送。遂終年不售。時學者方事聲律。未知古文。修始爲之倡。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。又傳其春秋學。

## 李之才

李之才字挺之。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。爲人坦率自信。無矯厲。師河南穆修。修性太嚴寡合。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之中。之才事之益謹。卒能受易。初爲衛州獲嘉主簿。權共城令。時邵雍居母憂。築室於蘇門山百源之上。之才叩門來謁。勞苦之曰。好學篤志。果何似。雍曰。簡策之外。未有適也。真人之才曰。君非迹簡策者。具眼。其如物理之學。何。他日又曰。物理之學。學矣。不有性命之學乎。雍再拜願受業。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。然後授易而終焉。之才

器大。久不調。或惜之。石延年曰。時不足以容君。蓋去之。遂隱去。再調孟州司法參軍。范雍守孟。未之知也。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。相送者皆出境。頃謫安陸。之才沿檄見雍於洛陽。前日相送之人無一在者。雍始恨知之之晚云。澤州判官劉羲叟從受曆法。世稱羲叟曆法。遠出古今。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。實之才啓之。歐陽修使河東。薦羲叟。及修唐史。令羲叟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。

## 邵雍 伯溫附

邵雍。字堯夫。雍學於百原。堅苦刻厲。冬不爐。夏不扇。夜不就席者數年。衛人善之。始居衛。師事李之才。後居洛。幾三十年。築安樂窩以居。自號安樂先生。病畏寒暑。嘗以春秋時行遊。每出乘小車。士大夫家聽其車音。倒屣迎致。雖兒童奴隸。皆知歡喜尊奉。遇主人喜客。則留三五宿。或經月忘返。與富弼早相知。富弼初入相。謂門下士田棐曰。爲我問邵堯夫可出。當以官職起之。不卽命爲先生處士。雍謝曰。若進。豈能禁吏責。見平生矣既閒。安更用名爲弼。乃因明堂禘享赦。詔天下舉遺逸。王拱辰尹洛。以雍應詔。除試將作監主簿。不起。熙寧二年。呂誨。吳充。祖無澤薦雍。除潁州團練推官。辭不許。既受命。卽引疾。雍於是始爲隱者之服。烏帽緇褐。見卿相不易也。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。雍曰。某爲今人。但當服今人之服。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。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邇。曰。自此可時相招矣。雍曰。公相招未必來。不召或自至。弼謝客。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。一日與雍論天下事。弼喜甚。不覺獨步下堂。雍戲曰。忘卻拄杖矣。弼以雍年高。勸學修養。雍曰。不能學人。胡走亂走也。熙寧二年夏。感微疾。雍笑謂司馬公曰。雍欲觀化一巡。程頤曰。先生至此。他人無以爲力。願自主張。雍曰。無可主張者。至七月四日夜五更。捐館。雍卒。程顥誌其墓曰。昔七十子學於仲尼。其傳可見者。惟曾子所以告子思。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。其餘門人。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。雖同尊聖人。所因而入者。門戶則衆矣。況後此千餘歲。師道不立。學者莫知其從來。獨先生

之學爲有傳也。語成德者。昔難其居。若先生之道。就所至而論之。可謂安且成矣。元祐中。韓維尹洛。請諡于朝。歐陽修之子棐。時在太常。謂人曰。棐昔入洛。先公正參大政。臨行告戒曰。洛中有邵堯夫。吾獨不識之。棐至洛。見先生。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。出門揖送。猶曰。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。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。雖欲不忘。亦何事耶。後二十年。棐入太常爲博士。次當作諡議。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。落筆若先生之自序。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。謝良佐云。堯夫直是偏霸手段。如富公身都將相。嚴重有感。他將做小兒樣看。明道云。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。一日因監試無事。以其說推算之。皆合。出謂堯夫曰。堯夫之數。只是加一倍法。堯夫驚拊其背曰。大哥怎恁地聰明。雍疾革。顧問從此永訣。更有見告乎。雍舉兩手示之曰。面前路徑須令寬。路窄則自無著身處。頂門一針。況能使人行也。一日。頤又往視之。曰。堯夫平日所學。今無事否。答曰。你道生薑樹上生。我也只得依你說。一人云。有新報。堯夫問有甚事。曰。某事。堯夫曰。我將爲收卻幽州也。治平間。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。聞杜鵑聲。慘然不樂。客問其故。雍曰。洛陽舊無杜鵑。今始有之。客曰。何也。雍曰。不二年。上用南士爲相。多引南人。專務變更。天下自此多事矣。客曰。何以知之。雍曰。天下將治。地氣自北而南。將亂。自南而北。今南方地氣至矣。禽鳥飛類。得氣之先者也。春秋書六鷁退飛。鳩鴿來巢。氣使之也。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。南方疾病瘴瘧之類。北人皆苦之矣。熙寧初。其言乃驗。熙寧三年。初行新法。天下騷然。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。皆欲投劾而去。雍曰。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。妙新法固嚴。能寬一分。則民受一分之賜。投劾而去。何益。雍與商州趙守有舊。時章惇作商州令。一日。守請雍與惇會。惇縱橫議論。初不知雍。因語及洛中牡丹。守謂惇曰。先生洛人也。知花爲甚。雍乃言曰。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。見枝葉而知者次之。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。惇默然。惇後欲從雍傳數。雍謂須十年不仕乃可。伯溫云。邢和叔欲從先君學。先君略爲開其端倪。和叔接引古今不已。先君曰。姑置是。此先天學。未許多言語。故和叔留別詩有云。圯下每慚呼孺子。牀前時得拜龐公。先君亦云。觀君自比諸葛亮。顧我殊非黃



石公謝顯道云。堯夫之數。邢七要學。堯夫不肯。曰徒長姦雄。

邵伯溫字子文。初授大名府助教。調潞州長子縣尉。蔡確之罷相也。邢恕自襄州移河陽。詣確謀造定策事。及司馬康欲詣闕。恕召之。伯溫謂康曰。公休未見君。不宜枉道先見朋友。康曰。已諾之矣。可如何。伯溫曰。恕傾巧。或以事要公休。必爲異日之悔也。康不聽。恕果勸康作書稱確。以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。蓋恕以康爲司馬光之子。若言確有定策功。世必信之。紹聖初。章惇爲相。惇常事康節。因與伯溫論及康節之學。曰。嗟乎。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。伯溫曰。先君先天之學。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。苟其信也。則人之仇怨可忘矣。惇方與黨獄。故伯溫以此諷之。徽宗卽位。伯溫上書。辨宣仁誣謗。解元祐黨。戒勞民用兵。語極懇至。紹興四年卒。年七十八。初雍常與伯溫曰。世亂蜀安。稍可寧居。及宣和末。伯溫載家使蜀。故免於難。伯溫常論元祐紹聖之政。曰。公卿大夫當知國體。以蔡確之奸。投之死地。亦何足惜。范忠宣知國體者也。故每欲薄確之罪。時既不能用。退而行確詞命。然後求去。君子長者用心也。劉摯。梁燾。王巖叟。劉安世。疾惡太甚。卒貽後日縉紳之禍。可奈何。趙鼎少從伯溫游。嘗表伯溫之墓曰。以學行起元祐。以名節居紹聖。以言廢崇寧。世以此三語蓋伯溫出處云。

## 周敦頤

恩蔭

周敦頤。字茂叔。道州人。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鄧向奏。授洪州分寧縣主簿。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。敦頤博學力行。聞道甚早。常作太極圖。易說。易通數十篇。在南安時。年尙少。不爲守所知。洛人程珦攝通守事。因與爲友。亦通。而使其二子顥。頤往受學焉。移柳州。轉簽書合州判官。趙抃時爲使者。人或譏敦頤。抃信之。及抃守虔。敦頤適通判州事。抃熟視其所爲。乃更執其手。曰。今日乃知周茂叔也。熙寧初。以疾求知南康軍。因家廬山蓮花峯。下廬山之麓。有溪。發源於蓮花峯。潔清紺寒。下合湓江。敦頤樂之。因取營道所居濂溪爲之號。而築書堂其上。熙